

裕固族研究论文续集

上

主编 赞丹卓杂

兰州大学出版社

裕固族研究论文续集

(上)

总编审：杨进智

主 编：赞丹卓尔

甘肃省民族研究所

兰州大学出版社



赞丹卓, 1984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汉语系, 同年进藏, 先后供职于西藏人民广播电台、西藏自治区民族艺术研究所, 现在甘肃省民族研究所任编辑。

曾承担《中国民族民俗文物辞典·裕固族卷》、《西北少数民族辞典》裕固族部分的撰写任务。部分散文、诗歌选入《狂奔的彩虹马》(中国工人出版社)、《生命的眼光》(上海远东出版社)、《聆听西藏》(云南人民出版社)。在《西藏艺术研究》、《甘肃民族研究》、《西藏旅游》、《西藏文学》、《西藏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有部分论文及文学作品。1996年编辑出版裕固族研究方面的第一本文集《裕固族研究论文集》。

顾问：杨建新 陈宗振 高自厚

总编审：杨进智

副主编：浦晓惠 艾勃

序

裕固族是甘肃省特有的少数民族之一,现聚居于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和酒泉黄泥堡等地。裕固族人口不多,仅有1万多人,但历史却相当悠久。他们与今天新疆的维吾尔族一样,同为古代回鹘人的后裔。他们长期繁衍生息在河西走廊和甘肃、青海、新疆的交界处,与当地的汉、蒙古诸族交流、融合,终于形成了现代的裕固族。

裕固族自称 Sarïx Uighur,其名在汉文史籍中的出现大致在11世纪中叶,意译作“黄头回纥”,后来的史籍又有“萨里畏兀”、“撒里维吾尔”等多种译法。作为回鹘的一支,裕固族的文化与维吾尔族的文化是同源的。9世纪中叶,漠北回纥汗国崩溃,部众纷纷西迁,有的徙入中亚,有的迁到新疆,也有的迁居于河西走廊一带,后者应为今天裕固族先民的主要来源。由于居住地域不同,所处文化环境也自然有别,这些直接影响着维吾尔族与裕固族文化发展的走向与进程,造就了裕固族文化的基本特色。正是由于这些特色的存在,才引得无数学人、探险家纷至沓来,赴裕固族地区进行学术考察,收集资料,并以这些资料为基础,结合历史文献的记载,对裕固族的社会经济、历史演进、文学艺术、语言文字、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研究。百余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裕固族的研究已蔚然成风,涌现出为数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

为了总结过去,开启未来,甘肃省民族研究所有关人员先行一

步,于1996年编成《裕固族研究论文集》一书,收录各种研究论文30余篇。文虽不多,但涉及的范围却相当宽泛,涵盖了历史、族源、族称、语言、宗教、文化、风俗习惯、文学、社会经济等许多方面,加上篇幅不大,故每个方面都只能选择少数几篇文章。作为第一部裕固族研究的论文汇编,面面俱到是必要的,有助于读者全面了解裕固族的历史与现状,同时缺陷也是明显的,最显眼的一点是,对裕固族研究中成就较大,参与人员较多,最受学术界关心的热点问题(如族源、宗教信仰及操两种语言的问题,等)无法得到全面反映。这些缺陷在今天由赞丹卓尔等人新近编辑的《裕固族研究论文集续集》中得到了弥补。新文集部头大,共收论文56篇,原则上与旧文集所收论文不重复;重点集中,主要收录古代历史文化方面的论文;而且所选论文大多都有新意,解谬辨疑,各有所创;热点问题突出,融诸家观点于一炉,覃思精通,妙达神旨者不乏其数,堪称珠玑毕备,琳琅满目,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诸多便利,这是值得称道的。

新编文集与旧本相比有一个明显的进步,就是将河西回鹘纳入裕固族研究的体系,收录了多篇研究论文,这样就把裕固族的研究与回鹘学结合起来了,对开阔读者视野,扩大裕固族研究的范围都是有益的。过去人们在从事研究时常有意无意地将范围限定在“黄头回纥”名称出现后的数百年间,似有割断裕固族历史之嫌,这是今后研究中应予以注意的。

20世纪刚刚过去,新的一个世纪也刚刚开始,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对过去的成就进行总结,必将进一步推动新世纪裕固族研究向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

作为一名回鹘历史文化的热衷者和初学者,脑际时常萦绕着回鹘与裕固族的关系问题,共同的历史渊源和文化上的诸多共性,使裕固族始终未游离于我的视野之外,久而久之,自己竟变成了裕固族研究的热心“票友”,出于兴趣,尝试性地撰写过几篇很不象样

的习作。有幸的是,编者未以其简陋而弃之,使之得以忝列篇末。这对本人来说既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鞭策。

值论文集付梓之际,编者索序于我,辞不获果。本人是甘肃省民族研究所的常客,与主编更是相交多年的道友,对本文集缘起与过程颇多了解,深知编选者的苦心与辛劳,爰赘数语,以示对此嘉惠学林之举的敬意与支持。

杨富学

2002年7月20日

于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

目 录

裕固族族源初探·····	吴永明	1
裕固族的故地“西至—哈至”考索·····	钱伯泉	15
“西至哈至”考略·····	钟进文〔裕固族〕	24
试揭“尧呼儿来自西至哈至”之谜·····	胡小鹏	29
黄头回纥与河西回鹘的关系·····	高自厚	40
龟兹回鹘国与裕固族族源问题研究·····	钱伯泉	52
关于《龟兹回鹘国与裕固族族源问题研究》一文的 几点看法·····	汤开建	67
试述撒里畏兀儿东迁·····	安永香〔裕固族〕	75
撒里维吾尔族源考·····	〔日〕佐口透著 吴永明译	85
罕东左卫蒙古人的迁徙及其融入撒里畏兀儿的经过 ·····	钱伯泉 吐 娜〔蒙古族〕	95
甘州回鹘始末与撒里畏兀儿的迁徙及其下落·····	程溯洛	105
元末明初蒙维关系变化及其对撒里畏兀儿的影响·····		
·····	高自厚	122
元明敦煌与裕固族的历史关系·····	胡小鹏	131
明代中后期的撒里畏兀儿·····	高自厚	154
试释《明史·西域传》中的“牙兰”·····	高自厚	168
明代哈密卫东迁与裕固族的形成·····	高启安	178
撒里维吾尔新释·····	高自厚	187
《黄头回纥》释论·····	董文义	197

Sarıǵ Uǵur 考源

——兼论龟兹回鹘与沙州曹氏归义军

政权的关系·····	李树辉	204
也谈 Sarıǵ Baš 的名与义 ·····	杨富学	253
黄头回鹘的源流、居地和名义考		
——兼谈裕固族的族源·····	钱伯泉	262
维吾尔(缠回)民族名称演变考·····	王日尉	294
解开“黄头回鹘”及“草头鞑靼”之谜		
——兼谈宋代的“青海路”·····	汤开建	325
也谈“黄头回鹘”“草头鞑靼”及其“九姓鞑靼”·····	顾吉辰	343
河西回鹘略论·····	林 幹	352
河西回鹘政权的建立与瓦解·····	段连勤	365
张淮深平定甘州回鹘史事钩沉·····	邓文宽	375
试论甘州回鹘的历史贡献·····	范玉梅	401
甘州回鹘成立史论·····	荣新江	418
甘州回鹘的渊源及其建国初期的史实·····	钱伯泉	431
沙州回鹘及其政权组织·····	杨富学	445
悄然湮没的王国——沙州回鹘国·····	李正宁	470
近年国内河西回鹘研究综述·····	杨富学 樊 丹	494

裕固族族源初探

吴永明

裕固族是我国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之一,共一万多人(1982年),主要聚居在甘肃省河西走廊中部,祁连山北麓的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和酒泉县东部的黄泥堡一带。

裕固族的族源问题,由于史料之贫乏,很少有人作过比较深入的研究。前清以来,方志所载多以其为蒙古人的后裔^①,或归入藏族^②。自王国维先生提出“黄番”可能是我国唐宋时代“甘州回鹘”的苗裔之后^③,研究者始极力主张“回鹘”说^④。解放后,五十年代中,我国政府曾组织力量对裕固族进行比较全面的调查,搜集到不少珍贵的资料,也撰写过一些有价值的文章,而族源问题至今仍待进一步探讨。1980年,笔者因参与《裕固族简史》的修订工作,曾翻检了一些文献资料,并和几个同志一起到裕固族地区进行过补充调查。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实地考察,谈谈自己对裕固族族源的一些浅见,抛砖引玉,以求教于诸位前辈和同道。

—

探寻一个民族的族源,必须正确地指出构成该民族的各种成分,并搞清其由来。

裕固族的族源,笔者认为,可追溯到古代的回鹘人,也就是说,古代回鹘人的一支,是裕固族族源的主要成分之一。

1. 从族称及其演变来看。裕固族自称 Yugur。1953年7月,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当时称区)成立前夕,在给甘肃省人民政府报告的附件《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名称的说明》中说得很清楚:“按该族实际称呼,译为汉话,应为裕固尔,但大家一致意见,不加‘尔’字,只称裕固。”所以,裕固这一族称就是其自称 Yugur 一字的音译。

可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裕固族曾有过各种族称。远的不说,且从甘州回鹘时期算起,就有甘州回鹘^⑤、甘州辉和尔^⑥、沙州回鹘^⑦、黄头回纥^⑧、撒里畏吾^⑨、撒里畏兀儿^⑩、锡喇伟古尔^⑪、西喇古尔黄番^⑫、黄番^⑬、西喇古尔蒙古^⑭、撒里维吾尔^⑮、外吾子^⑯、藏族^⑰等二、三十种之多,除黄番、蒙古、藏族系鄙称或讹传,甘州、沙州是地名,撒里、锡喇在阿尔泰语系的突厥语族或蒙古语族中均为“黄”的意思之外,其余回纥、回鹘、畏吾、畏兀儿或维吾尔、外吾子等族称,都是裕固族的自称 Yugur 一字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音译而已。冯家升先生指出:“古称维吾尔为袁纥、韦纥、乌护、乌纥、回纥、回鹘、畏兀儿、都是由 Uyghur 这一名称或与 Uyghur 同源的一个字转来的”^⑱。也就是说,维吾尔与裕固,皆 Uyghur 或 Yugur 一字的音译,都是从古代回纥(回鹘)发展而来的。

裕固和回鹘这两个族称的含义,也是十分相近的。据俄国学者拉得洛夫考证,维吾尔(Uyghur)一字,具有“联合”、“协助”的意思^⑲。《多桑蒙古史》的作者也认为:“畏吾尔者,犯言同盟辅助之人也。”^⑳而裕固(Yugur)一字,据说也有“搀和”、“搅和”的意思。因此,无论从族称及其演变,或是其含义来说,裕固族与古代回鹘人是一脉相承的。

2. 从部落构成及姓氏来看。裕固族以游牧为主。清朝初年,裕固族共分七个部落,称“黄番七族”,设“黄番总头目”一人,每年纳马 113 匹^㉑。据调查,解放前裕固族有九个家(部落):大头目家、东八个马家、四个马家、罗儿家、杨哥家、五个马家、西八个马家、亚拉格家、贺朗格家,还加一个蔓台部落,共十个部落。民国四年七月卅一日、五年十月初二日,甘肃提督军门换发给“黄番总头

目”(安)贯布什加和蔓台头目的两张执照上写着“蔓台头目回称番目,按插古佛寺一带历有年矣。”^②,可见自清朝末年,即十九世纪后半期以来,已有此十部落。

每个家(部落)又分为若干氏族(裕固语称“特勤”tegin),氏族有各自的称呼。但是,近百年来,多已改为汉姓,一个氏族一个姓。据调查,现在裕固族共有三、四十个姓氏,主要有:杨 Yaklaghar、贺 Huluogat、杜 Tuman、白 Ak—tatar(ak“白”的意思,tatar即鞑靼)、索 Sohuara、郭 Kongrat、妥 Torgish、郎 Olan、洪 Gedsir(gedsir,“红”的意思)、钟 Dzonger、巴 Saks(saks,“八”的意思)、孟 Mongol、孔 Chunsa、黄 Kong、蓝 Lan—Chak、常 Tsanban、高 Erker、耿 Kirgiz、潘 Patan、苏 Soltus、柯 Karga、安 Andsan 以及郑、李、石、葛、贾、顾、吴、左、凯、屈、蔺、张等姓。

十九世纪末以来,欧洲和俄国的探险家、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们,如 T.H. 波塔宁、C.C.E 曼内海姆和 C.E. 马洛夫等人先后考察过裕固族地区,也记录了不少部落和氏族的名称,但他们并没有了解到裕固族已改易汉姓这一情况。更重要的是,由于他们不掌握汉文史籍记载,故不可能了解这些部落和氏族的名称与我国古代民族的关系。日本学者佐口透教授首先注意到了这种关系,他认为,Kirgiz(耿)就是乞儿吉思(吉尔吉斯),Torgish(妥)即突骑施。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指出,Yaklaghar 正是唐朝漠北回鹘汗国王室的姓“药罗葛”,也正是十一世纪甘州回鹘政权可汗的姓“夜落隔”^③。我们认为,佐口透教授的意见是正确的。此外,我们再补充两点:

其一,Kong(黄),笔者认为,就是回纥部落联盟,即回纥外九族之一的“浑”部落^④。

其二,Huluogat,一般写作“贺朗格”,先前写作“呼浪箇”或“虎那格”,它是部落的名称,又是该部落中一个主要氏族(tegin)的姓“贺”。笔者认为,贺朗格就是回纥最基本的氏族集团,即内九族之

一的胡咄葛族^②。胡、呼、虎、贺,皆一音之转。Huluogat,唐朝初年写作胡咄葛,而中古以后写作呼浪箇,都是符合当时的语音及其变化的。胡咄葛、呼浪箇、贺朗格,都是 Huluogat 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音译。所以,从部落构成及姓氏上,也充分显示了裕固族与古代回鹘人的相承关系。

3. 从语言看。由于历史的原因,裕固族至今仍然存在两种不同的语言。一种称东部裕固语,又称恩格尔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另一种称西部裕固语,又称裕固尔语,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

西部裕固语通行于西部地区的亚拉格家、贺朗格家两个部落。据语言学家研究,它和同语族的柯尔克孜(吉尔吉斯)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等有密切关系。若以西部裕固语同维吾尔语比较,可以发现两者十分相近,在许多词汇上,以至语法结构上,语言的语序上,都有相同之处。但是,西部裕固语比现代维吾尔语保留了更多的古代突厥语的特点,它是一种古老的突厥语,尤其是西部裕固语中的数词与其他突厥语不同,它保留了突厥人古老的计数法。例如,从十一到十九,二十一到二十九的计数法就很特殊,他们把十一说成二十一,意思是向着二十方向去的一;把二十一说成三十一,意思是向着三十方向去的一,依此类推。这种奇特的计数法,如今只有在古突厥文献中才能见到,在突厥语族现有的几十种语言中,也是绝无仅有的。因此,有的突厥语学家就把西部裕固语称为“古突厥语和古回鹘语的嫡语,是和古代回鹘语最接近的话语言。”^③突厥语学家们主张,按保留古老成分之多少,把突厥语族的几十种语言划分为上古、古代、近代和现代四类,从而将西部裕固语列为上古突厥语,而同语族的维吾尔语,则划为近代突厥语。

上述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也说明裕固族确系古代回鹘人的后裔之一。

4. 从习俗和原始信仰的某些遗迹看

解放前,在西部裕固语诸部落中,仍然保留着一些古代回鹘人的习俗和原始信仰。例如,迎亲时在帐房前面的路旁燃两堆火,新娘从中间通过。这时新郎就用红柳枝做的柔箭射向新娘,以射中为“吉利”,用后将弓箭投入火中烧掉。这种习俗,大概同古代回鹘人对火的崇拜有关。向新娘身上射箭以避邪的习俗,在其他民族中亦甚为罕见。《宋史》上有这么一段记载:太平兴国六年(981年),北宋王延德出使高昌(今新疆吐鲁番)时,曾目睹当地“居民春月多群聚邀乐于其间,游者马上持弓矢射诸物,谓之‘禳灾’”^②。王延德至高昌,距840年回鹘西迁尚不太远,因而他所述的很可能是回鹘人的一种古老习俗。

又如,汗腾格里(Khan-Tengri,又称罕点格尔)是一种古老的萨满教崇拜,它曾广泛地存在于突厥各族中。如今改奉伊斯兰教的突厥语诸族中,已只能从一些蛛丝马迹中寻找遗迹,象横贯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部的天山山脉,其6995米的主峰名叫汗腾格里峰,就是一个明证。但是,在西部裕固语诸部落中,解放前仍然保留了这种古老的汗腾格里崇拜。每年春秋两次,家家户户都要请萨满(裕固语称“也赫哲”,汉语称“师公子”)来家跳神,祈求大小平安,牲畜兴旺。附近汉族称这种萨满教崇拜为“敬毛神”,而当地藏族则称其为“霍儿泰”,即霍儿人的神。

上述习俗和原始信仰,反映了裕固族与古代回鹘人的密切关系。

5. 从史籍记载看。裕固族没有文字,追溯其先民的历史,得借助于汉文史书的记载。

据记载,公元840年,漠北回鹘汗国崩溃后,回鹘各部四处逃散,“有回鹘相驱职者,拥外甥庞特勤及男鹿并遏粉等兄弟五人,一十五部西奔葛逻禄,一支投吐蕃,一支投安西,又有近可汗牙十三部,以特勤乌介为可汗,南下附汉。……”^③说明回鹘汗国崩溃后,确有一支回鹘人迁到了河西走廊一带。他们先依附于吐蕃^④,后

来占据甘州(今张掖),日益强盛,于九世纪末到十一世纪前期,建立政权,史称“甘州回鹘”^⑨。在五代和北宋初年,甘州回鹘政权一直同中原王朝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历代可汗均受中央政府册封。^⑩

1028年,甘州回鹘政权又被党项族的西夏政权所灭,甘州回鹘各部再次离散。有数万人投奔青唐(今西宁附近)的吐蕃首领唃廝罗^⑪。这部分甘州回鹘人,以后大概融合于吐蕃人了。另一部分甘州回鹘人,可能包括甘州回鹘可汗“夜落隔”的后裔,退到沙州(今敦煌一带)以西以南,继续过游牧生活。这一支甘州回鹘的残余势力还不小,以致西夏政府不得不分兵三万给右厢甘州路,“以备西蕃(吐蕃)、回纥”^⑫。

1081年,这一支甘州回鹘的余部又以“黄头回纥”这一名称出现于历史舞台^⑬。何谓“黄头”?众说不一,允另文再述,但从地理位置来看,它仍在沙州以南,柴达木盆地以北,西至今罗布泊,若羌一带,与沙州回鹘一脉相承。

1226年初,成吉思汗亲征西夏,大将速不台“攻下撒里畏吾特勤赤闵等部”^⑭取道河西走廊西部,然后折而向东,与成吉思汗统率的大军会师于洮、河诸州。如前所述,“撒里”即“黄”的意思,畏吾即回纥。所以,无论从族称或居住地来看,撒里畏吾即“黄头回纥”。

明朝初年,撒里畏兀儿人仍在沙州以西、以南一带过着游牧生活,居无城廓,以毡帐为庐舍,产多驼、马、牛、羊^⑮。明朝政府为了加强边防,在边境要镇派驻重兵,设置军事性的卫所。洪武年间,先后在撒里畏兀儿地区,设置安定、阿端、曲先三卫^⑯连同赤斤、罕东、哈密,以及稍后的罕东左卫,合称关西七卫。

明朝中叶,西域伊斯兰教势力日渐东侵,不断侵袭撒里畏兀儿地区,加上关外诸卫统治者之间互相攻杀,各卫相继残破,纷纷要求内徙。于是明朝政府下令将关外诸卫先后东迁入关,安置在肃

州(今酒泉)附近及甘州的南山(今祁连山一带)⑧。

从漠北西迁到河西走廊,建立甘州回鹘政权,又从甘州退处沙州以南,称“黄头回纥”、撒里畏吾;再由关外东迁到甘、肃两州的南山一带,历史上三次大迁徙,或西或东,脉络十分清楚。这说明:裕固族确系古代回鹘人的一支。

综上所述,从族称、部落构成、语言、习俗和文献记载等方面来看,古代回鹘人是裕固族族源的主要成分之一。

二

裕固族溯源于古代的回鹘人,并非说裕固族就等于古代的回鹘人。在裕固族中,除上述古代回鹘人一支的后裔之外,古代蒙古人也是裕固族族源的主要成分之一。

1. 东部裕固语或恩格尔语通行于大头目家、东八个马家、四个马家、罗儿家、杨哥家、五个马家、西八个马家和蔓台部落等东部地区各部落中,它同邻近的东乡族、土族的语言,即东乡语和土语十分相近,可以彼此通话,而与现代蒙古语却有很大的差别。据语言学家研究,恩格尔语也保留着较多的古代蒙古语的成分,包括词汇和某些语言特点,特别是词首的辅音“h”保留相当多,重音在词的末一个音节,词首有复辅音,有部分元音和谐现象等等。东部裕固语在蒙古语族诸语言中,更接近于十三、四世纪的古代蒙古语,或者说它就是十三、四世纪的蒙古族语言。所以,作为裕固族族源之一的蒙古人,并非现代的蒙古族,而是十三、四世纪的古代蒙古人。

2. 从裕固族各部落的构成及姓氏中,同样也可以发现有许多十三、四世纪古代蒙古部落的名称。笔者认为,Kongrat(郭)就是十三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以前,曾十分活跃的弘吉剌惕部^⑨,Ak—tatar,即白鞑靼,也是古代蒙古诸部之一,早在北宋时就分布在河西走廊西部一带^⑩。Dzonger(钟),即准噶尔。在 T. H.

波塔宁和 C.G.E. 曼内海姆的调查中,均写作卫拉特(Ojrat)^①。这支人加入裕固族的时间可能比较晚,它同十七世纪末西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汗侵入青海等地的军事活动有关^②。

裕固族有一句谚语:“天下头目都姓安”,也就是说从“黄蕃总头目”安贯布什加到各部落的正付头目都姓“安”。关于 Andsan(安)这个人数最多,又遍布各个部落的大姓之由来,说法不一,至今还流传着许多动人的故事。然据《明史》记载:“初,罕东部人奄章与种族不相能,数仇杀,乃率其众逃居沙州境。……后部落日蕃,益不受罕东统属。至其子班麻思结,洪熙时从讨曲先有功,……成化中,班麻思结卒,孙只克嗣职,部众益盛。十五年九月奏请如罕东,赤斤例,立卫赐印,捍御西陲。兵部言:‘……宜如所请,即于沙用故城置罕东左卫,令只克仍以都指挥使统治。’从之”。^③原来,Andsan(安)就是罕东左卫都指挥使只克的始祖奄章,该卫于正德十一年(1516年)内徙肃州一带^④。所以,奄章即明朝中叶从关外内徙各部蒙古族酋长们的祖先。正如大头目安贯布什加所说:“头目姓安,系由于始祖名安帐。由安帐传至今已世袭二十一代矣。”^⑤

3. 裕固族东部地区诸部落,不仅在语言上不同于西部地区,在风俗习惯上亦有差别。例如,上述古老的汗腾格里崇拜,东部诸部落并不存在。又如,在丧葬方面,西部诸部落以火葬为主,可能与古代回鹘人曾经信仰佛教有关。东部诸部落则实行天葬,与蒙古族地区相同,但有别于藏区。

有些习俗,原先可能是古代蒙古族的,但现在成了整个裕固族共同的习欲,这可能与元、明以来蒙古贵族长期统治撒里畏兀儿地区有关。据调查,在本世纪初,裕固族男子都左耳戴大耳环,穿长袍束腰带,佩带五寸或七寸长的腰刀、火镰、火石、鼻烟壶等,穿高腰子鞋。我们在莲花(寺)一带见到一位贺郎格家 80 多岁的贺保山老人,他如今还是这般打扮。又如,解放前,裕固族地区年年都